

附釋音毛詩註疏

五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二

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準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姜也。襄公素與之。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殺之。夫人如齊夫人。魯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林魯桓公不能禁制。夫入而去了。之行下孟反謫直革反責也。又張革反乘繩。蓋反傳云拉公幹而殺之。沈又烏詣反拉音郎塔。反復拉又反下不孟反下之行皆同。

疏

義曰作南山詩者刺襄公也。以

襄公爲鳥獸之行。鳥獸淫不避親。襄公行如之。乃淫於己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此。齊大夫逢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恥事無道之主。既作此詩。遂弃而去之。此妹既嫁於魯襄公。嫡尚淫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也。作

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章。魯桓繼恣文姜。厚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襄公至去之。正譜白以樊鶴。猗嗟之序。知襄公所諱之。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諸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是公諱文姜彭生。掩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者。以齊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即莊公也。猗嗟序。称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公羊傳称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子同生。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傳称桓公。称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措其脇。公死於車。增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盜殺者。說文云。盜捉也。何休云。幹盜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盜折芦。正謂手捉其脇而折拉。然爲声。此指言殺狀。故言盜也。

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夫入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暮而小邾公憂少殺念父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真寶先在於齊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疾於禚是復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察云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斷爲其設齋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疾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見夫人獲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然按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溴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斁也於會防之正言齊志也杜預以爲意出於夫人則云書斁意出於齊侯則云齊然

卷五之二

七

南山崔崔雄狐綯綯

山脊壽興也

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斁由從夫大師毅斁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言詩經有異二意也而云去之者疊

南山崔崔子由歸

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箋云婦人謂嫁曰歸言

文姜旣以礼從此道嫁于魯侯也既曰嫁

疏

南山至懷止

毛

○蕩徒黨反徐勦黨反易夷或反懷思也箋云懷來也言文姜旣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爲乎非其來也

自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而山也崔孤相隨綯綯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之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姑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卒淫寧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歸晏

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公何爲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爲此淫乎。卿以爲孫
在山上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東配
鶡形貌紩紩然其狀可恥惡也。喻說在鶡。既言公淫可惡，又
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爲又復未止責文
姜之未會襄公也。傳南山至之匹。正義曰：詩人自歌主
貧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
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濟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
然故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綱綱是匹行
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綱綱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雄狐晉
綱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也。失陰陽之匹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亦通也按此傳產
左曰：牝牡巛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夙得鴻。注
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真繇曰：獲其
雄狐亦謂牡爲雄與此同也。變雄卦至如孤。正義曰：求
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孤在山上不宜別以爲喻。又孤
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爲孤求匹歸於南山之
上喻襄公淫汙於人君之位其可取惡如無貌以孤比之有
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
之會而淫乎。箋攘來至其來。正義曰：攘來釋言文以歸
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
絺雙止葛屨服之賤者冠綾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
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旣嫁於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
襄公思故易傳以爲非貴文姜之來也。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
謂可惡也。傳蕩平至文姜。正義曰：以其說道器之體故
以蕩爲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之齊子
傳於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傳懷思。
正義曰：釋詁文姜旣嫁於魯適人矣。何爲復思與
之會而淫乎。箋攘來至其來。正義曰：攘來釋言文以歸
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
葛屨五兩冠文姜與姪婢及傳姆同處冠綾喻襄公也。五人爲
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直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
夫婦之道。屨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沈音亮綾妃誰反傳姆
上音付下音茂處昌魚道有滂彌子庸止。庸用
曰庸止曷又從止箋云此言文姜旣用此道嫁於魯矣。疏葛屨至從止。正義曰：屨以兩隻爲具五爲數之奇言
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婢傳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嫁

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爲淫魯之
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責其復從文姜爲
以歸魯止。傳葛屨至尊者。正義曰賤官閨貴尊當對卑
淫泆之行。傳葛屨至尊者。正義曰屨言之冠綾服之於首是服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
在卑之服上尊下甲葛屨服之於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
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葛屨至之道。正義曰屨必
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綾必屬之於冠故冠綾共爲
一物屨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蒙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傳
同葛屨言五冠綾言雙由是五爲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
天數矣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五其數奇以經有五兩
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
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五其數奇以經有五兩
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
人有姪有娣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尖伯姬存焉有司請
出伯姬曰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傳姪不下堂傳至姪未至
姪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
逮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傳姪也士昏禮云姪在其房注云
乳母矣士妻之姪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姪亦當然也內則云
女子十年不出傳姪教之熟麻枲治絲繡則傳是姪類亦當
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選大夫爲傳大夫妻爲姪以
傳不外乎此卷五之三

男子爲傳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
而嫁使夫人勤輶待之荷牀之言非禮意也冠屨貴賤不宜
復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娣又傳姪老人非襄公壽類而云
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娣傳姪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襄
公乃以男子廁入其中不宜與妹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宣雙
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葛此言至之行。正義
白上言曷又懷止讀文委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爲責
襄公從之者以廉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廉是
故知責襄公從之者以廉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廉是
文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從之
故知責襄公從之者以廉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廉是
耕樹也衡猶之從攜之種之然後得麻云樹麻者必先耕
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藝庶出
反本或作藝技藝字耳箇音橫注同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
衡即訓爲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答反注同韓詩作由
云南比耕曰由必告父母廟羹云取妻之禮儀於生者不於死
者此之謂告○取七喻反注下皆同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曷又謂上鞠第也變云

女舅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

疏

蓆麻至物止

又非魯桓○鞠居六反今力呈反下同

手以爲種

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猶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與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唯以鞠爲盈爲異縣同○傳易樹至得麻○正義曰此云藝麻后稷牛民云藝之莊若大司徒云教稼檣樹穀則鞠穀皆種之別名故云藝猶猶也在田逐禽謂之圃則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也萬穀之繼猶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圃者故知是摩圃之也今定本云產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爲種字也○箋取妻至謂告○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娶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不於死者以足之昏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也○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礼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齋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圉特娶妻於鄭其辭云屬布凡筮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筮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礼之一故率卜言之案婚礼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筮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爲盈責魯桓之盈

父也延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弊詩人故受其礼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晦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傳鞠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鑽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娶鞠盈至魯桓○正義曰釋詁文鑽以此責魯桓之辭不直唯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爲盈責魯桓之盈

縫文姜不禁制之言折新必待斧乃能也○折星歷反取妻如之何匪斧不得

五

箋云此

乎又非魯桓○疏析新至極止○正義曰言析新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正宜以婦道禁之向爲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傳極至○正義曰釋詁文姜言恣極邪意今至齊者申說極爲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
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疏

甫田三章章四句至其道。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脩其德而求諸侯從已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子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人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率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持強力故欲求爲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忉忉是志大心勞無

日月日久多雨。馬不能載。每云凶者。窮人困苦。立功致
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莠無思遠。人勞心切。
羊也。反無田音。佃下同治直吏反。

切。如憂勞也。言無機而來。諸侯徒勞貞心。切切耳。切音刀。

卷之三

無田至切。正義曰上田謂墾耕之言人口田無

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遇瘦力不充給田必蕪蕪雖有莠草驕
翳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
不至維勞其心切惄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
乃可獲前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無德而

其心也。責襄公之安求諸矣也。傳謂田至能
獲。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尔宅田
尔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葬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
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爲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
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礼以此爲
要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傳切切憂勞
正義曰。釋訓云切切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也。**無田用**
束縛禁禁禁猶羈羈也。又居竭反捨。又居謁反
無思遠人勞心

西

但日猶切切也

姚止齋集

總角少未幾見

芳矣而并之

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鬢也非幼稚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君無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井然而雅見之

魏向曰：「立功猶是姊舅之
無幾，何笑耳！」竇爲故人也。

重之以少旨微言而利其一
○總於既反變力轉反總本力
豈反生同見於一本作見之空

上話反、注同方言云凡卒相
音毛少、
釋照反、
疏、
然而將片、
魏齊

見謂之安_止_止反弁皮者反也
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坐謂
其美以爲兩角伸然方勤雖

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
子少自諸節未幾時而即得

失然已加冠弁爲成人云。言童
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修德。安

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徵
饗至弁冠○正義曰候人傳
言少卿貌內則云男女未冠

其德欲求之也。東之○舊傳
曰魏少貌變好貌此并訓之出
笄者總角衿襦冠所以覆髮未

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
與總角共支故爲幼雉周禮

言緣聚其髦以爲兩角也非是
掌冠冕者其感謂之弁師則弁

卷之六
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

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

其一冠也若猶耳也故
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

變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禮娶妻語之異用定本云娶而至則乃不

卷之二

卷之三

甫由二章章四句

盧令東嘉也襄公女曰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畢蜀也弋繳射也○入令音剗而不同期乎○報反風福飄反蜀

直角反本亦作蜀畢
星名向音犧小篆首均
疏曰

令三章章二句至風焉。正義曰盧令詩若刺荒也所以刺之

君以襄公性於田獵用事以禽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姓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

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若

廣百姓共樂之事。○晉書
之爭李巡曰蜀陰氣獨起陽
氣免之爭成霸上蜀因名星

弋繳射。正義曰釋天云蜀謂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爽曰云耶畢曰朶鬼之畢或守爲蜀

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
罟皇孫謂以網名罟鄭謂

小而柄長謂之爭，然則此器可以爭名。郭說是也。出繩繫工

而秦自謂廬令令其人

大令令饑饉環鑿

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舊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饑於盈反又於政反樂音洛下同說音悅

疏

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護百姓聞而悅

之言吾君之盧大其環鎛鎛然爲聲又美其君言吾君其言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君田獵則百姓苦之○傳盧田至令令然○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驛盧逐東郭遙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此言鎛鎛下言環鎛鎛即是環鎛聲之狀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鎛鎛然故云鎛鎛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梁惠王曰今王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哉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况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袂欬笑然有喜色而相吉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則環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鬈

鬈好貌鬈三鬈讀當爲韞韞勇也

鬈音撻說文疏皆辭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與美是二也且仁旦思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爲好貌故易之可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具鬈爲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後與百姓同樂故美其目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鬈以君善於射獵多有才能故美其且鬈皆是擇時之事事故歷言之大叔于田叔云叔多盧重鎛鎛一環貫一環才而好勇亦謂獵狩有才勇也○盧重鎛鎛一環貫一環

其人美且偲

偲才也多才也

疏才反說文云強也

正義曰上言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

義曰上言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鈞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鉢環也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妻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丈妻使至淫亂爲國患焉○敝笱押出反徐笱滅反本又作弊笱也音

古口反取魚器

疏

敝笱二章章四句至患焉。正義曰作

也惡烏路反

疏

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之者文姜

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爲上微弱

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處兄迎屬為二國之患焉故刺之訛文姜避亂由魯桓

云舍則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正宿處也閑桓桓也天官掌

謂行焉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衛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笱嗟之亨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

襄公通株蓋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主不識長

爲二國患也又姜說遠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元美妹

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篇之爲襄公讀也

之苟不能制與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莫初旅

時之範禪也勸音房鯉毛古頑反鄭古魂反易庚

魚也魚大魚多云鯉魚子也

敝笱在梁其魚鲂鮄

也鯉也魚之易制者然一微弱

毛以爲笱者捕魚之器弊敗之笱在於魚梁

莫魚乃是以是微弱之大魚非弊敗之笱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爲其天母

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

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嫁於魯桓不

止其義君庶妻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

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是

笱票也

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笱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

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姜

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之心如雲然

雲行順風東西從者瞻媚善票由文姜往後者亦是

魚笱也大魚也

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金垂

一動之鉤釣遇而

不覩又以豚之半餌則否矣子思歎曰魚貪餌以死二食餌

相之不能制文姜若敵笱之不能制大魚也

正義曰鯿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摠名鯿也

鯿字異音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鯿也鄭語云宣公夏濫於

溫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魚禁鯿鯿鳥翼鯿卽蕃獮物也

亦以鯿爲魚子也毛以鯿爲大魚鄭以鯿爲魚子而與鯿者

配則鯿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塗機疏云

鮀今伊洛濟頷鮀魚也廣而薄肥恰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
遼東梁水鮀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鮀故其鄉語曰居就糧
水鮀是也箋以一鮀若大魚則強苟亦不能制不當以繁
敗爲喻日鮀雖非極大之魚與鮀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
制而文姜易制但魯有微弱後復更爲淫耳○傳如雲言盛
必將改矣恒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爲淫耳○傳如雲言盛
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
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諒云
爲人國私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姪采自由桓公不
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志爲君
言寵妹則非也○變其後至爲惡○正義曰姪婢之外更當
有侍御婢妾故云其從姪婢之屬又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
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跋
箋族類故易傳以爲從者亦隨文姜爲惡○跋箋云跋而
魚鮀鮀○鮀象呂反廣雅云鰐也音連曰陸幾疏云鮀似鮀厚而
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鮀魚得鮀不如鴟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鮀或謂之鴟
幽州人謂之鴟○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如雨言多也箋云
鑄或謂之胡輔○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水言無端天下
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疏姪如雨至使止○正義曰
婢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傳唯唯出入不制○正義曰上
今定本云所使出於義是也○疏唯唯出入不制○正義曰
謂順之貌○疏言魚貌今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
貌耳博以弊笱不能制大魚○疏云出入不制箋以爲小魚故
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爲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唯唯維癸反沈養水反○韓詩作漬遺言不能制也○箋云水之性可停可行亦
言姪婢之善惡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故舊
也

○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同本亦作駕播波佐反

疏

載驅四章章四句至民焉

○故舊

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驅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君此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侯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無禮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謂次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駕車而言車節，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部爲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無盛服之事，既美其車矣。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箋故猶端。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言。無禮義端，謂頭緒也。論語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悔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爲無嫁之頭緒，此亦開無禮義之頭緒也。故載驅、薄薄輦、輶朱郭。輶聲也。輦方

疏 載驅至發夕。正義曰：言襄公將夷政反下，樂易同。

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簾以爲車轂，又有朱色之革爲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謂色，故刺之。○傳薄薄至羽飾。正義曰：薄薄，車轂狀序言疾驅，故云疾驅。駕與驅音義同，皆謂駕馬疾行也。斯干謠鋪席，蕪樂之事云下，莞上簾。簾字從竹用竹爲席，具文必方，故云方丈。帶也。車有朱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革，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爲本質，貞上又以翟羽爲之飾也。釋器云：輶，革前謂之輶，後謂之革。李巡曰：輶革前謂之輶，後謂之革。非車後戶名也。鄭注曰：輶革前謂之輶，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輶，後謂之革。李巡曰：竹前謂之輶，當車前以掩蔽名之，曰輶。輶正也。孫炎曰：輶車賦，止非車後戶名也。鄭注曰：輶，難以韋革。車賦止非車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輶，後謂之革。李巡曰：竹前謂之輶，當車前以掩蔽名之，曰輶。輶正也。孫炎曰：輶以簾爲車飾也。鄭注曰：輶，以簾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以簾爲車飾也。

後之飾皆有革有簾故此說車飾云簾茀朱轡也被文革飾
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
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爲車之蔽
塞故此傳茀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轡有重翟厭
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
不知出何書也○傳發夕至至日○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
時發行故爲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
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爲夕發至日○
箇襄公至之色○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汎水湯湯則
會在汎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故
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汎水之北尚是晉地故知襄公乘車
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即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
齊侯之意故言文姜發夕而往會焉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
行○驪力馳反齊子禮反注同爾爾本亦作爾同丁禮反接
一本作從兩通行下孟反

魚道之蕩齊子豈弟

言文姜於是見樂易
然無慙恥之色四驥濟濟垂纏瀰瀰濟美貌垂纏纏之垂

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闔弟古文尚書以弟爲闔闔明也○豈
開改反樂也弟如字或音尚易反樂音絡闔音開闔音亦
疏四驥至豈弟○毛以爲襄公將與妹臣乘其一驥之馬
皆是鐵驥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爾
爾然而衆爲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
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曾無慙色故刺之○鄭唯暗猶
爲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傳四驥言物色盛也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注云物馬齊其方
以爲齊子豈弟文在魯道之下則豈弟爲在道之事若果其
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目上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云
此豈弟猶發夕言與其餘豈弟不同也豈弟之義與發夕
故讀豈爲闔易猶闔物成務說文云闔開也古文尚書即
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闔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其
今文承之定以爲闔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闔於古文則
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闔今文作闔賈逵以
行此言闔明謂漫明而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豈悌發
出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闔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
子豈弟是闔亦爲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豈悌發也猶言發

之狀云。黯然而里頑然而長是之爲長貌也。今定本云頑而不言爲眞貌故申定之云校好貌。傳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孫顥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顥貴闢故揚爲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正義曰美目揚芳曰揚俱美傳言揚廣揚。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美目揚芳曰揚俱美傳解揚云士躊躇今與趨連文故知蹠巧趨貌曲礼注又云

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吏步則趨疾行也禮有除趨疾趨爲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蹠芳

美目清芳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

儀既成芳終日射侯不出正

七度我甥芳

以射於侯中者一尺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猶備也正所

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

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子。射食亦反注所射每射同正音征

疏

正義曰齊人傷

注同書五采曰正參七南返又音三

魯莊公猗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

正義曰齊人目下

叔清亦美芳威儀容貌既備足

正義曰齊人目下

此清亦美芳威儀容貌既備足矣又善於爲射終日射侯其

不

又出正之內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芳威儀技藝如此

可羞傷也。傳目上至爲清

正義曰

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

則張皮侯而設鵠實射則

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爲目下。傳二尺至

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鄭譏曰眉眼之間爾雅既釋如此

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

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實射則

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

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尾於正鵠之事唯此言

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尾於正鵠之事唯此言

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尾於正鵠之事唯此言

正耳說無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丈內方二尺若亦

更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

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稱而當古於此哉抑者以裏公

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未享者之所

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古於此哉抑者以裏公

雖舅而烏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名其湘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指名之倫繇毓之言非也

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貴者也。選雪

反貫毛上反亂反鄭古惠反中張仲反

亂弓

四矢東矢箋云反復也。礼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

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

亂弓。反東箋。證反處昌慮及

疏

齊人傷魯莊公。猗嗟至亂弓。

王以爲

魯呂反東箋。證反處昌慮及

疏

齊人傷魯莊公。猗嗟至亂弓。

王以爲

狂公。容貌變然而好弓。其清揚眉目之間。煥然而美。芳其舞則齊於樂節。弓其射則中於正鵠。弓非徒能中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弓善射如此。足以擇禦四方之亂。弓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卿唯舞則選弓同。猶選齊貫中。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

善舞。於樂節也。貫謂宗侯。故爲中也。○箋選者至貫君。

正義曰。後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之

疏

齊人傷魯莊公。猗嗟至亂弓。

中。選也。貫君釋詁文。傳四矢東矢。正義曰。乘車必駕四馬。因即謂四馬爲乘。大射卿射皆以四矢爲東矢。故傳依

疏

仁人射皆三番射訖。而不

用之。箋射至之亂。正義仁人射皆三番射訖。而不

疏

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一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

耦。等爲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俟者。美其久射。而常中

疏

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非復故歟。言常中正鵠也。又解

射礼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

疏

中。即云以禦亂弓。美莊公善射。言其能禦亂也。內則云男

子生以禦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

疏

事。被於房。生之時。以上下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

示意射礼。則象能禦亂。上

疏

不復湏象之故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周易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二

附釋首毛詩注疏卷第五

六

魏葛屢詁訓傳第九

陸曰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地冀舜禹所都之域地在古冀州禹首之此祈城之西南枕河曲比涉汾水

毛詩國風

鄭子公箋

孔穎達疏

鬼言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曲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論云舜所營者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于陽

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大康失邦其歌云惟彼唐虞有此異方今失厥道乃民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所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逼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出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埋志云屬山西在浦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既焦也。周以封同姓焉。

魏翟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晉故言周以封同姓子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義云蓋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巫之南向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賓諸阿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分俎飴曰彼汾俎一豆良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先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墮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東之濱蓋歷山相近同爲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明彼不言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其人情不同不能使貧者皆儉因葛屢等刺儉者多又其時在先故善儉約之化目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因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爲唐侯又能憂深思以義方。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頑眾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若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貧者皆儉因葛屢等刺儉者多又其時在先故善儉約之化目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因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爲唐侯又能憂深思以義方。正義曰微急故譖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扶感儉約之化嗚日偏急故譖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堯舜之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堯舜之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

魏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爲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尗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間，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處於左方，仲云：葛屨至十畝之間，一君伐擅，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若或父相或子孫不可知，凡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止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諸美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矣。

於太僕故詩人刺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陼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

削。

屨俱具反，褊必淺，反屨

疏。

葛屨二章

上章六句

下章五句至將之。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以刺之。

音洽。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陼。隘於闊反，屨於利。其君又

並

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之。今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地言，魏地廣民稀，則情不如利地陼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僉嗇，端急德教，不如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端急，言性躁，二者大同。

故直云刺褊。

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一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

並

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士也。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陳岵序皆云：国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採下章。

並

侵削，故箋採下章。而言其刺之意。糾糾葛屨，可以復霜。然後執歸功，箋云：女手執末。

並

皮屨，葛屨非所以復霜。箋云：葛屨，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覆霜，利其賤也。糾吉黝，反沈居酉，反籞音了沈。

並

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貳，又未可使縫裳。箋云：女手執末，則文作纏山，纏反云好手。要之，織之，纏之，纏領也。

並

纏纏女手，可以縫裳。

然後執歸功，箋云：女手執末，又息廉反。

並

要之，織之，纏之，纏領也。

要之，織之，纏之，纏領也。

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襫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

要於反襫紀力反屬音燭著直署反

疏之葛襫魏俗言襫之也。

正義曰

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

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覆寒霜摻摻

又深譏魏俗言襫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以使整治

之裳乃脂之襫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傳糾糾至襫霜。

正義曰糾糾爲葛襫之狀當爲稀疏之貌故云雖

解繚也士冠禮云襫夏用葛冬皮襫可也士喪禮云夏葛襫

之宜葛夏葛襫冬皮襫也月令季秋霜始降則襫霜自秋始

至冬者以襫霜爲寒而言冬爲寒基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當

君子不履踰襫者謂皮襫以絲爲飾也天官襫人說襫鳥之

飾有鉤纈純是襫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襫猶絲絡所以當

暑時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

也。傳踰踰至婦功。正義曰踰踰爲女手之狀則爲織

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襫鳥名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

也。傳踰踰至婦功。正義曰踰踰爲女手之狀則爲織

之貌故云襫織織說文云織好手古詩云織織出素手是也

下云婉然在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快云女手明是未成

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

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爲成婦矣既嫁

爲婦則當家主盡爲此幾使之縗裳明是未可縗裳故云三

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

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婚禮所云贊明贊兒婦於舅姑

不待三月也雖於舅之明日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

行然則雖見勞姑猶未成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

比足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卧息又駁異義

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箋言女至其士

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惟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

。又曰遂者以閨必有裳說表如初注云帛爲褶無累雖復與

禪同有裳乃成攝然則遂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

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襫也要是裳

襫則襫爲衣領說文亦云襫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片

上目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

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亦重

○傳汾水至莫菜。正義曰：汾是水名，因如潤澤之處故爲。
斷洳莫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
而長，有毛刺，今人繚以取繭，緒其味酸而滑，始生可以爲羹。
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
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箋之子至
尺寸。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死丘云游蕩無度，賓之初
筵云歛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
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箋是子至是也。正義曰：公
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庫謂之公路，主兵庫之行列者，
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官屬
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掌盾。
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軫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
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軫車之族，明公行掌軫
車服虔云：軫車戎車之卒，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
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蠻蠻韓無忌
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
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
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
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自此公
行者，主君兵車之行。

行者，主君兵車之行。

列。行戶郎反注同。
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正義曰：禮渾注云：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羣異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

其蕡。
蕡水鳥也。蕡音續，一名牛。
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薦也，如續，斷寸寸，拔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薦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昭穆也。昭紹遙反說文作昭。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國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君國小而迫而儉攻
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曰以侵削故作是詩
也疏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儉嗇不用實之教國有民得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穀本又作肴音爻省色頌反。
心之憂矣我歌且謳曲合樂曰謳徒夫入謂我欲何爲乎。箋云彼人謂我欲何爲乎。所憂于僞反下所爲皆同。
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謳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所憂于僞反下所爲皆同。
人是哉子曰何其夫人謂我欲何爲乎。箋云彼人謂我欲何爲乎。子於此憂之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謂何乎。何其音基下章同夫人音符向爲如字。
矣其誰知之箋云知是言衆臣無知我憂所爲也。其誰知之蓋亦勿
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官無復思念之以自至勿思。毛以爲園有桃得其實爲之都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已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謳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謳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謳欲何其爲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又言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穀不與其並爲辭。鄭以爲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爲之不若我者曰其並爲辭。正義曰爲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餘同。箋魏君至由是。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桀小桀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三不得薄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歛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爲美以當時

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歟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歛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穀明食桃爲穀即是儉嗇之事。傳曲合至曰謠。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舞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爲惄名論語云子與人歌謠亦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傳夫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句爲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爲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无爲更斥傳人故以爲彼人片君也曰於釋謠文

園有棘其寢之食

棘聚也。棘紀也。

同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錢云聊目畧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屬憂

我不

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

極中也箋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无中正

役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反從兩東俗作士

園有桃一章章十一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投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岵音戶此傳及解訛共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數音溯侵削本或作国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

陟岵

三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叔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叔信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无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国迫而数侵削義亦通也。箋云役乎至徵發云爲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爲大國所役猶司寇亡役諸司空則爲司空所役明是大國徵發之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處昌慮反。父曰嗟予子曰岵箋云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草木山無解倦。莫音暮解音介。上慎旃

行役夙夜無已

箋云予我夙早夜莫也无已

哉 嗟來無止。

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旃之然反。

疏

陟

彼

至无止。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之上，芳瞻望我父所在之處也。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故我子也。改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无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傳山无草木曰：岵。正義曰：繹山云多草木。岵无草木。屺傳言无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與尔雅正反，當是轉寫誤也。定不亦然。○傳旃之至尚義。正義曰：此旃與采苓舍旃皆戒已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卒章傳曰：兄尚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雖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即慈也。親則友也。箋上者至列時。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明在軍上爲部分行時也。曲禮曰：左右有芻各司其芻。注云：局部分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爲行列之分，與此一也。○陟在軍上爲部分行時也。曲禮曰：左右有芻各司其芻。注云：局部分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爲行列之分，與此一也。○陟山有草木曰：屺。箋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屺音起母。

彼 噩方瞻望母兮。

山有草木曰：屺。箋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屺音起母。

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李少子也。无寐无者寐也。少詩照反者常志反。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母尚恩也。

陟彼岵兮瞻望兄兮兄

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偕俱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之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母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莫后莫后

反古作幽俗作畝皆同。 疏 十畝之間

經二章

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

足耕舉

以居生非謂無居也。

不十畝之間兮桑者闔閭

水之貌箋云：古也夫百畝今十

畝之間往來之謂也。

然削小之甚。

○間音閨本亦作

閨

疏 十畝至環

或行來者或來還本亦作旋

疏 芳。正義

兮 開開然男女無別也。

或行來者或來還本亦作旋

疏 芳。正義

開開然男女無別也。

或行來者或來還本亦作旋

疏 芳。正義

開開然男女無別也。

或行來者或來還本亦作旋

疏 芳。正義

開開然男女無別也。

或行來者或來還本亦作旋

疏 芳。正義

開開然男女無別也。

曰魏地陼隘

夫不能百畝今繩在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

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无別也又叙其往者之辭乃相

謂曰行与子俱迴還弓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傳開闊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共

來桑於其間地陼隘无所相避故言男女无別閑闊然爲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

故言壯壯爲多人之貌。舊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

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爲

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礼上地家百畝中地家

通皆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菜五十畝其廢易相

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主

云彼汾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壞其民此得地陼隘

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陼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

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革十畝以喻其陼隘耳傳或

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弓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弓

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

來相須故總解之。十畝之外予桑者壯壯弓

反木名。

疏

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

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

位貪鄙今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

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浪以責小人之

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効之雖

責臣亦所責也

坎坎伐檀兮

寃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

猗

坎坎伐檀聲賓置也于生也風行水成文曰漁伐檀

特也任也坎苦感反賓之敗反

力纏反猗於宜反本亦作漪同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種之日

百罿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貆之日

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寃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

猗

坎坎伐檀聲賓置也于生也風行水成文曰漁伐檀

特也任也坎苦感反賓之敗反

力纏反猗於宜反本亦作漪同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種之日

曰稽一夫之居曰壘。貆獸名。箋云是謂在位貪鄙无功而受祿也。冬猶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壘本亦作壘。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縣音玄下皆同。貆本亦作貆。音桓。孫郭音暄。貉子也。宵音消。

微君子方不素餐乎

素空也。箋

夜也。貉户各反依字作貉。云彼君子者斤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餐七丹反。說文作餐。云或從水字林云吞食也。沈音孫。疏坎至餐子。○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澑清且有波漣猗然也。君子不惟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爲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弓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爲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貆獸弓汝何爲无功而妄受此也。箋伐檀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弓汝何爲无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故云干革也易漸卦鵠漸於干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傳坎坎至且漣。正義曰以下云漒側則是厓畔之處也。○傳坎坎至且漣。正義曰此云漒此云漒猗下云直猗論猗漒直論水波之異猗皆諱也。釋水云河水清且濁。箋太波爲瀾小波爲渙直波爲徑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

本末卷之三

十

之芻郭箋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庭也。漒瀾猶異而義同。此詩漒論卒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下二章言伐輜輶則此伐檀爲車之輪輶。指待河水之清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即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出自代。檀隱居以待可出之日。若待河水清且漒猗然也。阿水性濁。清則難待。猶似闇主常多明君稀出。既云置檀諭明君稀出也。○傳種之至獸名。正義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壘。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壘田百畝同農云壘居也。揚子云有田一壘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壘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壘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壘里任圃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壘田百畝是壘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与。則鄭謂壘爲民之邑居不爲夫之田者以壘者民居之名。夫田与居宅同名爲壘但周礼言夫一壘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故以壘爲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壘爲

邑居正言胡取禾三百廛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獮子猶郭璞曰其雌者名獮雖乃刀反今江東通呼貉爲狹狹。箋是謂至曰貊。正義曰釋天云冬獮爲獸宵田爲獮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獮猶燎也今之夜獮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獮爲僚管子曰僚獮畢弋是獮爲獮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獮則狩與獮別故以獮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獮通於晝夜狩獮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獮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由獮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賦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獮也釋天又云火田爲次狩縣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獮獨冬獮之名也。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猗兮不狩不匪也直直汲也。輻音福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匪也。輻轂輻厓也直直汲也。輻音福

獮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傳萬萬至曰特。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萬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箋十萬至之數。正義曰箋以詩傳毛氏各從其家故楚箋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金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礼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滑兮。檀可以爲輪滑星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輪音倫滑順倫反本亦作脣倫音倫韻詩

水清且淪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匪。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傳圓者爲困鶴鳥。正義曰月令修囷倉方者爲倉故四者爲囷考工記匠人注云囷圓倉是也釋鳥云鶴鶴其雄鳩也庫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鶴一名鶴郭璞曰鶴鶴之屬也。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圓者爲困鶴鳥也。困白倫反圓倉鶴音純。疏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曰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浣飯也。正義曰傳意以飧爲飧饗

之殮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殮春秋官掌客
云公殮五牢侯伯殮四牢子男殮三牢卿殮二牢大夫殮一
牢士殮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殮皆餌一牢則卿大夫亦有
餌故曰爲熟食也。箋殮讀如魚殮之殮。正義曰宣六年
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
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殮是眞事也鄭以爲魚食殮
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殮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曰則
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殮是殮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
吞張況云礼殮饗大多非可素不得与不素殮相配故易之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蠭食於民不
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音石斂

疏

碩鼠

章八句至大鼠。正義曰蠭食者蠭之食柔漸漸以食使桑
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
解本以碩鼠爲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
三章皆止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脩其政由君重斂不脩

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他。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

我肯顧

貴事也箋云碩大也

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

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

於是徙。貴古亂反徐音官復扶又反稅始銑反此毗志反

休徒古反訣古究反。

樂士樂士爰得我所

箋云爰

樂士若社

樂士有德之國

○樂音洛

箋云爰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士爰得我所曰也。跕

注下同上如字他古反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直

重斂於我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憂

肯以教令恩德資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

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土若社

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

國也。傳貴事正義曰釋詁文。箋碩大至是徙。正義

曰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

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解在田中食粟豆開西呼屬音瞿

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箋云碩

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頓上跳躍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之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按此經作鼫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爲片君亦是興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收者以古者三歲大比云五年則大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閭於國中及鄉則閭而閭之莊云從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硕鼠硕鼠無食我麥二歲

貢女莫我肯德

箋云不肯施德於我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箋云不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硕鼠硕鼠無食我苗

箋云不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傳苗嘉穀。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

食我苗

箋云不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傳苗嘉穀。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

本小五之六十寺充五之三

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三歲貢女莫我肯勞

箋云不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傳云不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我勞如字又力報反注同來本亦作來同力代反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箋云不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傳云不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郊之樂郊誰之永號

箋云不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傳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

傳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

誰當往而歌號者言

箋云不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傳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

傳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

號之往永歌之往同呼大故反說音悅

箋云不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傳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

傳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

號呼是歌之呼樂記乃闕雅矣皆云永歌

箋云不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

傳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

傳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

硕鼠三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六之二)

四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號堯夏禹所都之

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今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爲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

徒習喜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

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三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王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若晉

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于燮改爲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正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則文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云燮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曰在晉陽變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其封域在禹貢山西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汝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云既修太原至千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北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東名霍太山河東

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
生武侯寧侯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
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之末洪
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
於今。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陽湯洪水方害下民其
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禹謨云禹曰洪水滔天
予乘四載墮山刊木既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丞民乃粒禹
既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
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厄故儉嗇其流乃被於今
謂作詩詩也。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
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生靖侯宜臼生僖侯司徒是僖侯
乃成侯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司徒
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
故知當共和之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
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
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以
桓叔相傳爲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
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旣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

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
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爲翼者杜預云翼
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乃
殺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蒼盡殺
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蒼使羣公子則城
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
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
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爲大
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驛侯繼
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元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盧
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縕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
爲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爲晉
侯二十六年在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
宗五正湏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侯晉人謂之鄒侯
則袁侯之立鄒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
爲唐公詩也山有樞楊之水樞聊鵠羽序言招公則召公詩

也綢繆杖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秋之杜則皆耕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肇為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後昭公所為雖復後世始作而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為厲公之詩但序本為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鵠羽狄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後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

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憂深思遠謂定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蟋蟀上音悉下

所律反說云蟀作𧈧僖公許其反史記作𧈧侯中丁仲反樂

音洛下皆同思一疏蟋蟀三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作息嗣反注同○

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僖公太儉幅

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閏暇

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盈又恐

過禮欲令節之以禮自娛樂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

上四句是也以禮自娱乐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

序名晉為唐之意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

盲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

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后曰恩深

之事情見於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箋憂

深至之類○正義曰此二文計及死後之事是其憂念深思

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文以其二事

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羔裘箋云民之

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

樂日月其除

蟋蟀養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箋云我我

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殷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聿允耕莫肯暮除直慮反注同莫俱

萬瓦沈又九具反趨織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樂職主

也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當王

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大音泰徐弱佐反下同居義

也箋云荒廢亂也良善

如字協韻音據

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

也箋云荒廢亂也良善

也君之好義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

瞿然顧禮義也○好呼報下反同瞿俱具反

蟋蟀之虫在於室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此

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

月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閑暇而為之君何不及時自樂

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為節

君若自樂無甚太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

得勿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太好之當如善士瞿

瞿然顧於禮義勿使踰越於禮也○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

荒謂廢亂政事為異餘同○傳蟋蟀至除去○正義曰蟋蟀

螽釋虫文李巡曰螽一名蟋蟀

蟋蟀靖蟹也郭璞曰今趨織

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

螽一名靖蟹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黑語曰趨織

王邦亮
金充大之

也遂者從始嚮未之言

鳴鶯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往戶傳云九

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醕在

戶案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

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

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未為暮而言歲聿

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為歲暮

也此月末為暮也采蘂云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

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

云暮采蘂叢采獲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

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

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為去也

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喜

漸蟋蟀記將寒之候

也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候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

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

云告民出五畝農事將起是

耕脩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後不暇復為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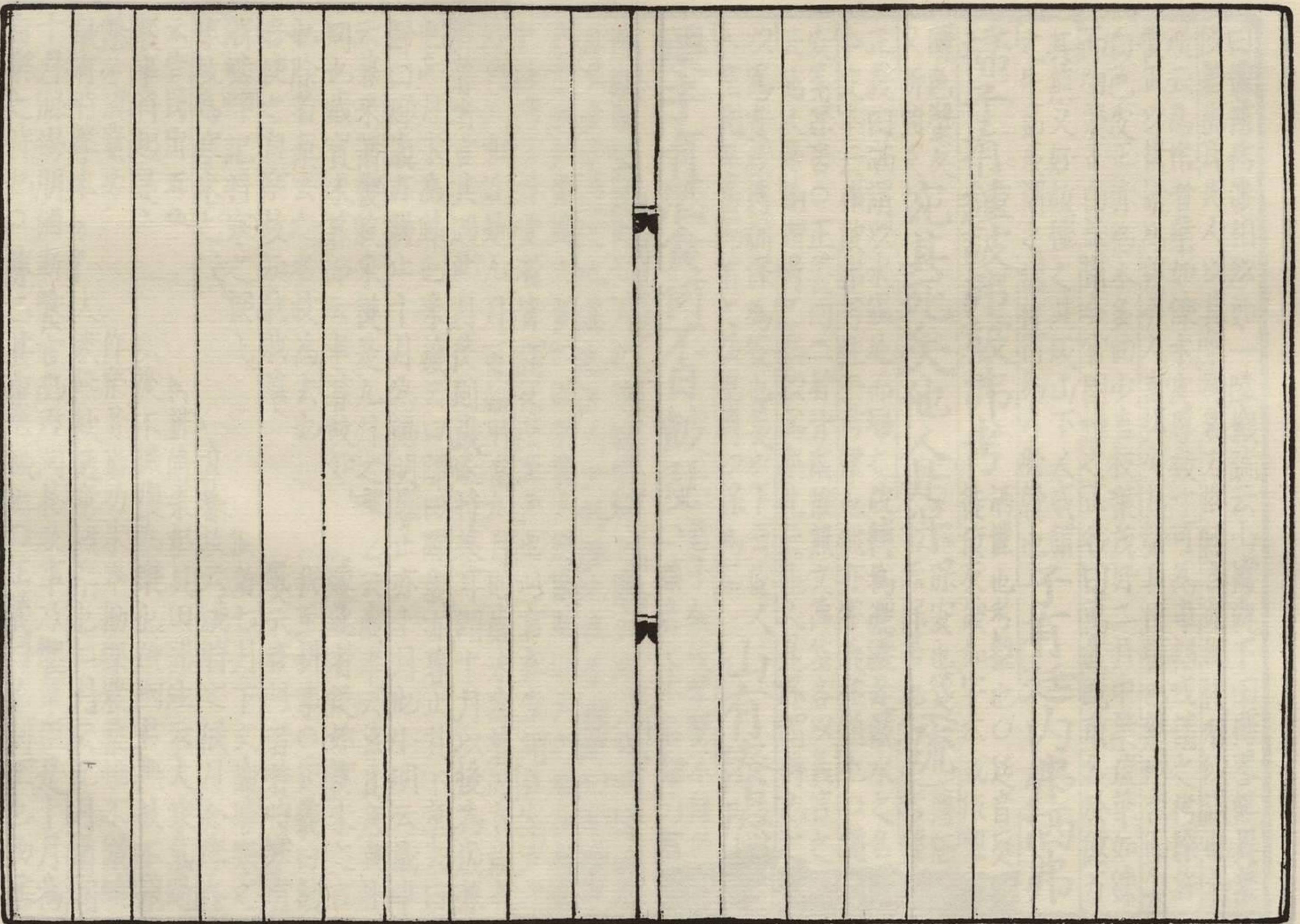
耕脩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後不暇復為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

懸必湏農功

敲有時擊奏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鍾

十月脩場朋酒斯饗言豳君閏於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為

自樂之時也○傳已甚康樂職主○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



曰：櫟，樗，櫟，漆相似。如一陸機疏云：山摩與下田櫟畧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櫟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櫟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轔或謂之櫟櫟許慎正以櫟讀為糗。今人言櫟失其聲耳。狃，櫟也。葉似杏而小大而細，染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坂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憶林柯。柯為弓弩幹也。

子有廷内弗洒弗埽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洒灑也。考擊也。○廷音庭。徒拔反。鼓如字。本或作擊。

子有琴瑟不離於

傳洒

疏

考擊

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

七木名離力智

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亦引

疏

七

七

七

七

疏

子有至永日。正義曰：青昭公言子既有酒食矣，何日何故弗為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傳君子至於側。正義曰：曲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波量其所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抱謂大夫。士以上也。以經云：日鼓瑟，則是目日用之故。言不離於其側定本云：君子琴瑟不離於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

昭公也

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沃也。沃，曲沃。

晉之邑也。一疏陽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二章四句至沃沃鳥毒矣。一疏焉。正義曰：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

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任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強。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經皆陳桓叔之德者。由昭公無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強國人叛從桓叔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箋封沃至之邑。○正義曰：箋以次者使事有之別爲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國號也。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飼曰妃怨飼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少弟曰成師始三十一年晉荀偃立家今晉荀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真能久乎？惠之也。此邑本名曲沃。亭單言沃則旣對之後謂之侯國故云。廷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之水白石鑿鑿

興也鑿鑿然鮮明貌美云鑿蕩之水鑿流端疾流去若獨使白石鑿鑿然鑿者

疏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澗去石之澗鑿也

子

揚

衣沃曲沃也箋云當高繡領也。諸侯繡繡丹朱中此服去從桓叔。○繡音博字林方休反繡音秀衆家毛並依字下文同鄭改爲宣繡音甫宵烏路反箋云君子謂桓叔。○繡音格

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也。教寬明行於民上除國日以盛。晉國之民皆得有私義也。桓叔旣尊善其

服進之以從于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恠俗歸于沃唯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旣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同乎在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傳繢領至曲沃。正義曰：繢器云繢領謂之繢孫炎曰：繢刺繢文以繢領是繢為領也。郊特牲云繢丹朱中衣大夫之繢礼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

胡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
用衣裳而純之以絲者有表則謂之上衣大夫以上祭服中
用素詩云素衣朱襖王藻云以帛裹布珠禮也士祭以朝
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
之祫小長耳王藻云中衣綵掩尺江二中衣綵袂掩一尺深
衣緣而已長中衣之祫長也言人祭服中衣用素者謂白
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爲衣則士以上助祭之
祭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礼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
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
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
弁而祭於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可弁謂爵弁爵弁是絲
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
侯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伯皆
命天子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誅天子之
以字爵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皆
命伯也傳不仕乎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箋繡當至桓叔
○正義曰傳之所言鄭特牴文彼社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
繡伯也繡讀爲綉綉繡名引詩云素衣朱綉彼注此箋皆破
領縫也繡讀爲綉綉綉名引詩云素衣朱綉彼注此箋皆破
繡爲綉者以其繡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

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飾文不得別爲黼黻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爲銷繡是繡名士昏礼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綸爲綺屬然則銷是繡綸別名於此綸上刺爲繡文故謂之綸黼也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襍故爾雅黼領謂之襍襍爲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礼一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繼下章繡字亦破爲銷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綸礼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之徑作勗無開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銷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繢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小疏淡往爾雅云繡刺黼又以襍領吳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守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襍之下即云從子于沃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叔叔言民愛之所以以衣往耳國君之衣

朱繡從子于魯

鷦鷯也。鷦，曲沃氏。反

疏

傳告曲沃邑止
正義曰晉國桓

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

既見君子云何其

憂言無揚之不白石粼粼

本又作磷同徹直列反或作撤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

謂已動民心

去者農昭公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衍廷善反

疏

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

正義曰作椒聊詩者

其政教知其後出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

不知故刺之此序其見刺之由經

一章皆陳桓叔有美德

子孫蕃衍之事

興止椒聊椒也箋云椒之

實者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

博也無朋平均不明黨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申毛作趾至反校古卯反

正義曰椒之性分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株之實乃蕃衍多

謂無比例也。據音求又其物反何音據沈居局反

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

也碩謂壯貌枝好也大謂德美廣

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又有美德被已是子謂桓叔甘

且遠條且叔之德彌廣博。且子餘反下同。

正義曰椒之性分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株之實乃蕃衍多

人形貌盛壯得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故之香氣日

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又有美德被已是子謂桓叔甘

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語到此傳椒

正義曰釋木云椒大椒郭璞曰今椒瑞葷生實大者

名爲櫟陸機疏曰椒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金刺葉堅

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臯諸

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熟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瘴癰食此椒葉

肉自然作椒櫞香。箇板之性至以盛。正義曰言桂芬
有美德故下句板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博見取
氣爲喻也言一拔之實者拔謂板之旁墨實者也釋木云
郭璞曰兼美更也拔兼更皆有旁故曰拔求實也
穀殿魏恭李巡曰拔兼更也板兼更皆有旁故曰拔求實也
升謂一拔之實者若論一擗則不啻一升纔蒙一實又不足
滿升假多爲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
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傳
頤比。正義曰朋黨也此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爲比
也。鄭之子至朋黨。正義曰以頤下有大不宣復訓爲大
故以頤爲朋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華傾宗與晉父比
均無其朋黨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華傾宗與晉父比
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
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
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爾
其碩大且雋能脩其政乎自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希陵
突得責其不臣。傳滌長。正義曰尚書
輔厥末惟條謂末枝長故以滌爲長也

椒聊之實蕃畜

衍盈采兩手曰網。○網本被於其之子碩大且雋。惠公
疏值舊厚。○正義曰釋詁文椒聊且遠條且遠聞也

椒聊第一章章六句

毛詩注疏卷第六六之已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六之二

甲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緝繆東晉亂也

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時謂不得其

及仲春之月。緝繆

疏

緝繆三章章六句至時焉。正義

上直留反下云侯反

曰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未開春之

月自季

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

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

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爲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

於正時三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

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

謂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昴參中是參星直正月中也此三

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久舉

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爲婚之時今此篇不喫季

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補正

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爲婚姻之禮必

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爲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

之月賢者見其夫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

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天

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天

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

月之仲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日昏火中是六

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

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

今既東斬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東西月之中見於東

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所金反見賢遍反下不見見於

東同鄭楚俱反說文云鄭刻草也象苞束草之形有音秀今

夕何夕見此良人

良人美室也箋云今夕何夕者言此

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人言此

其疏

緝繆至辰人。

毛以爲緝繆猶繩緝繩東薪之貌言薪

時在田野之中必纏縗東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興女在

設為貲者見
賁三炳猥甚

又

因之家必以礼娶之乃得成爲室家。新芻待人事而東猶室家待札而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三星在天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比三星在天之夕始見東方於札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妻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思得其時也。思而不得乃自咎差言子兮子兮當如此良人何。如何猶奈何。言三星在天之月不得見此良人當奈之何。平言不可奈何矣。其野及夜而歸見三星見於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爲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何。言要者後陰而刺不可以爲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良人何。言要者後陰故云猶纏絲也。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爲礼之時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言其損良人不可奈何也。由晉國之亂今失正時故舉其事而刺之。傳綱繆至嫁娶矣。正義曰以綱繆自東薪之狀故云猶纏絲也。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爲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詩言婚姻之事先興東新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札也。毛以秋冬爲婚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箋三星至其時。正義曰孝子小孝其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爲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小者爲天王。小者爲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餘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娶之礼也。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中春之月嫁娶之正時也。箋以下經四句是賈者責人之辭。故中也。因以東薪而歸故言之也。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日時知綱繆東薪爲賢者自東其薪不爲與也。今我東薪於野乃見其在天謂負薪至家之時見在天未必東薪之時已在天也。因以東薪而歸故言之也。昭十七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百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亥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總舉天象不必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富三章故每章之箋皆正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足取星辰爲傍多取胥旦向爲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爲候者以火者天之大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爲失時。

取將見爲候夏官司權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
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
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一年左傳云火伏
而後墮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意同也此篇
三章與標有晦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故
不以仲春者至夏尚使行嫁所以蕃育人民故歌而美之此篇
訓晉國之制不能及時至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
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爲昏之
妻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
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不得及時思詠善時得見良人之
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之文而微見此美室
也○笺今久至其時○正義曰笺以仲春爲婚月三星在天
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爲責娶者之辭也說苑稱鄂君與越
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得與乘舟水流今日
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如被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笺意異者
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子兮者嗟茲也笺云

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向○後戶豆反○

傳子兮者嗟茲也笺云

音

疏傳子兮者嗟茲也笺云

也○正義曰傳

也○正義曰傳

音

意以上句爲思詠嫁娶之文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已身
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
見良人言已無奈此良人何○笺子兮至人何○正義曰笺
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兮子兮爲斥娶者以其良
人爲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子之娶後於陰陽交會之月
則指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

繆束芻三星在隅

隅東南隅也笺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未五月之中

音

音

疏近解說之貌○解本亦作解戶解反

戶生反觀本又作近同胡豆反一音戶善反

音

音

音

疏解說也韓詩云避觀

音蟹說音悅

音

音

音

疏解說也韓詩云避觀

音蟹說音悅

音

音</

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爲辭者此時貴者亦娼
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礼也

子兮子兮如

此繫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林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秋杜徒細反本或作夷
反疏林杜二壹章九句至并爾。秋字非也下篇同并必政
戒異姓之人令輔君爲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秋持完杜赤棠也滑滑枝葉不相比也。滑私叙反此毗志反下文及注同。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
興也。

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

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

踴躍無所親也。義云他人謂異姓也

姜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

也此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

疏言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佽七利反。

不佽

亲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以與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

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

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

離散君乃獨行於國內踽踽然無所親暱者也

蓋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

人與之爲治則異姓之臣不肯尽忠輔君將爲沃國所并

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人謂異姓也。大夫之等

汝何不輔君爲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女既見

無兄弟之親何不推佽而助之焉同姓之臣既已見疏不得輔弓猶冀

相比。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言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

者爲棠陸樊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征子有赤白美惡子白

色爲白棠甘棠也少節滑美赤棠子溢而酢無味俗語云溢

如杜具也赤棠木莖勑亦可以作弓幹長也棠棠者華亦云

其葉滑秀則滑滑與青青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滑骨枝葉

不相比下章言青青葉盛互相明白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

疏以喻宗族雖彊

相親愛也

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

盛爲喻

下章亦以善情爲歸

之說此章古取不相比

次爲前不取華爲喻善實是我盛而得爲稀

貌者以

榮密則同爲一色由絲

見其極以善情者我情有爲儀

之茂貌則知鄭音亦以青青胥胥爲南貌但不取華爲興耳

人也君既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

異姓猶大夫也此輔釋詁文彼輔依備亦是輔之義也

傳飲以少第助之耳非訓飲爲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青青

貌青善葉盛也箋云善善希少之獨行豈無他入不

貌青本又作青同子寒反

獨行豈無他入不

如我同姓豈無他入不

貌

覆本亦作莞又作莞求管叔

有杕之杜其葉青青

貌青本亦作莞又作莞求管叔

正義曰叢叢蹠蹠皆與獨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

謂上言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云同父蓋大同姓

爲同祖也

有杕之杜其葉青青

貌青本又作青同子寒反

杕杜二章章九句

故舊恩好不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己與在位故舊恩好。傳云：袂至之貌。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尺二寸。庄云：袂口也。然則袂與法別。此以法袂為一者，袂是袖之大名，袂是袖頃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法皆為袂。以爲袂袂也。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爲本末也。此解直云：法袂定本云。袂袂未與礼合。釋詁云：用也。自白也。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釋訓云：居居。研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琰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箋云：袂至困苦。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經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亦解興喻之義。箋云：又解所以用裘興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興。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恃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比之意。箋云：此民至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此故。舌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可歸乎？雖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羔裘豹膝自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國可歸往者。皆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皆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

羔裘二章章四句

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大亂五出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

子侯

鵠音保以鳴而大無後指政役

疏

撫羽二章音十七

音往焉內注同養羊亮反鄂五名反。句至是詩。正義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疏三章皆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命。箋大亂至子侯。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邾

惠公三十年晉潘父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卒人立孝侯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號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隨晉侯于隨納諸鄖晉人謂之鄖侯桓二年傳鄖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墮庭南鄖

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遂翼侯于汾隰夜鑄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

五出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緇于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

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緇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緇者以故繁不及緇也此言大亂五出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

子苞不繕止箋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

投其爲危苦如鵠之樹止然積者根相迫迮相致也。荀卿校反相况尹政鎮本又作鎮之忍反何之人反沈音西又音振廣雅云慨也將食汝反徐洽與反處昌慮云近側百反相口本反致直置反下同

王事靡盬不能搘鍤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

則郢能不能搘鍤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持也箋云既當也乎。監音古斂魚出反怙音戶羆音皮

其不有所時我得其所哉

疏

肅肅之爲聲者是鵠鳥之弄而

而集于苞柵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之事然搘之柱不樹上今乃集于苞柵之上極爲危苦喻君子之人當不復能種蔬悉櫻既無黍稷我之父母當爲何所依存乎告於天云悠愍乎遠者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乎人窮則反奉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躋肅肅至樹上。正義曰苞蕡疊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荀齊人名曰蕡鄭箋曰今人呼物叢織者爲蕡蕡云蕡者根相迫迮個緻貌亦謂叢生也用杼繹大支鄭

穉曰柞樹也陸機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栎或謂之
爲柂其子爲阜或言阜止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
內多言杼汁謂織爲杼五方通語也鵠鳥連蹄性不樹止樹
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役爲危苦也○傳鹽不至枯恃
正義曰鹽與蠶子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亞蟲爲蠶
執之飛亦爲蠶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爲蠶穀久積則變爲
米蟲名曰蠶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蠶是鹽爲不攻牢
也定本綱皆作致蓼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
父母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箋疏
至怙乎○正義曰何知不爲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王事
盡力雖歸旣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不云不得而云不能
明是筋力疲極雖歸而不能也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
蓞黍稷父母何食悠攸蒼天曷其有極

行疏也○行戶郎反注同○疏無衣二章章三句至是詩○并軍政反下注
公繼出爲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
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
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
其能并晉國故爲之請命此字其請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
之辭一雙天子至來者○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
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豈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
之欲得此使告王今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
繢於一百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號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
城晉人古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繼立二十

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緝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得二十八年然則號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號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文以爲使即號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號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號公適晉之時齊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驍奉使適晉識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號公於賜命之前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即命晉之時不須請也故箋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曰無衣七芳

疏 候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

君子之衣安且吉芳

疏 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在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芳。傳侯伯至七章。正義曰此解指言七芳之意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官室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韁功德出封錦爲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曾衛之屬外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六工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義以周之建国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云同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出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傳諸侯至爲君。正義曰此解得衣之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穀梁傳云礼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礼云案春

之出魯六公成公晉惠公齊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踐之則王賜諸矣。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遺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心意也。此武公以葬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反也。及出宗廟武公厚賚周信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式公不嘗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豈曰無衣六章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裳云

变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疏。傳天至爲節。

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正義曰其命云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

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

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

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冕則孤卿

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毳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

服飾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毳冕衣一章表二章玄冕

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

乎不。正義曰傳正解六芳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

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

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礼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第

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愈猶勝也。言已若得六章之衣猶勝

無衣一章章三句

全集卷六之二

四

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曾

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變父事

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爲天子卿者但侯伯人爲卿士。依其本

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箋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本

義衣如茲則是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

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出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

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不如今子之衣安且燠乎

燠暖也。奧本又作疏。傳燠暖也。正

疏

傳燠暖也。正義曰釋言文

有杕之杜刺晉武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求賢以自輔焉。宗族本二疏有扶之杜二章章六句

侍者言武公專在己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亦其宗

族者昭族以下爲君於晉国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寡有之

也武公初秉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史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杕之杜生

于道左

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

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秉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陰於鳩亦復陰同

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適之也彼君子之

心好之曷飲食之

箋云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疏

有杕之杜生於道路之左人所宜

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獨生陰涼寒薄故也以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獨爲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亦不能來達於我国者皆可使之適我君子所向則君子

李本義

卷之三

十一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十一

一百十二

一百十三

一百十四

一百十五

一百十六

一百十七

一百十八

一百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葛生玉章章四句至喪矣。正義曰：數攻他國，數與敵爭，其國人或死於陳，或見囚虜，是以國人移喪其妻獨處於室。故陳妻怨之，鉏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之鉏。獻公以莊十五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方文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葛生楚蘋蔓于野，興也。葛生延而蒙楚，効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音康又力恬反，又力儉反，徐又力効反，草木疏云似括樓葉盛而細子，正黑如蠶蠶不可食。其今無此。

與獨處。箋云：予我云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疏言生則蔽亦士，蔽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蒙亦蒙。木蕪亦生於此，延蔓而蒙於野。中以興婦人生於父母當外成於夫家，既外成於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云：哉。

予美云此誰。角枕至獨曰。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之，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羹。

于域。域也。詩大雅之箋云：予美二此誰與獨也。角枕粲兮。角枕至獨曰。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之，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羹。

錦衾爛兮。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効枕，盡衾席，謂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乃錦衾爛然，而色美。予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疏曰：婦人夫既不在獨，猶自齊而行事。齊側皆反本亦作齊下同。

獨旦。箋云：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繫明也。疏曰：婦人夫既不在獨，則至藏之。正義曰：傳以婦人然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若得服用，則終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衾枕齊乃用之，故云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羹。

一字作齋。一作去德。

身既齊因出夫之齊服故覩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以意以
礼夫不在斂枕箑衾席觸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明是
齊所用是以齐則出角枕錦衾也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箑
簟席觸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簟爲衾順經衾文。箑夫雖至
行事。正義曰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礼
在其祭也使人搗代爲主雖他人代夫爲主主婦猶自齊而
行事是故曰已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
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夏之日冬之夜

言長也箑云思者於

盡情。極之以墳

居也箑云室猶

扶云反

家擴。擴音曠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婦人事一義之至情之

晝夜之長時尤甚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畫夜之長時尤甚故

萬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三章章八句至讒焉。正義曰以獻公好聽
報反用讒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

三章皆工二句刺君因讒下六

勾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

興也令大苦也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

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箑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

多非一也皆云采此本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

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

似而非。辟匹亦

返下同行下孟反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全豆旃舍旃

苟誠也箑云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
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賤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

○爲言子爲矢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旃字非舍言捨下

文依字讀則此上爲字亦依字訕所諫凡

同海之然反爲言謂爲人並于旃反苦經人之爲言

得焉

箑云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毛以人爲言

然之然後察之或時見罪句所得

人采苓采苓於何處采之於首陽之巔采之以興獻公問細
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小人之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一事以

喻君子細小之行也。首陽苦幽時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無無對之人故所以讒言與也。因教君止謂之法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言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苟然君但能如比不受僞言。則人之僞言者復何所得焉。既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僞言與。舍旃。舍旃碑文互相見上云人之僞言。則舍旃。舍旃者亦是人之僞言也。舍旃者謂誹訕人欲使見貶退。則人之僞言謂譖薦人欲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下六句皆以苟爲且。蓋同。傳苓天至無徵。○正義曰。苓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爲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内。故爲幽辭。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辭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辟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曬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也。豪易之者。鄭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謗。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采苦采苦。首陽之一。苦吉。

菜大次十一疏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茶也。陸機云。苦菜生山。及澤中。得霜。性脆而美。所謂董荼。如鈴內則云濡。解包用也。○藝。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葑。草也。舌用苦。菜是也。無與。用也。○藝。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六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六之三

七

秦車樂言訓傳第十一

陸口秦者龍西小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此昔臯陶

周孝王遷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于涇谷及非子之曾孫赤仲周宣王又命爲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周康王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春秋時稱秦伯崔云秦

在襄王而爲諸侯

至周爲附庸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秦論

漢書地

漢志云秦今龍西秦亭奉谷是也於禹貢鳥

風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龍西故云近鳥鼠之山

也爾雅

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鴟其鼠爲鼴是鳥鼠共處一者

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

鼠同穴皆山名是也。

堯時有伯翳者實皇室之子佐禹治水

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姓曰嬴。正義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

益聲轉字異循

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伯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本紀云秦之洗帝顓

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纖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大業

娶少典之子曰女華

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

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脩女脩纖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大業

佐舜調馴鳥獸

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

列女傳曰舜子生五歲而佐禹大家注云皇子皇陶之子

興伯翳之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

太費與禹平水土又

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

女華生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

始然

設上本臯陶者以舜賜伯翳爲嬴姓不賜臯陶秦爲嬴姓

自伯翳故以尚窮爲首也虞書稱舜曰壽若二上下草木

臯陶

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臯陶之子也先言伯翳

云臯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臯陶之子也先言伯翳

衰亦止有人焉

正義曰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

太廉實烏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昌子孫或

在中國或在夷狄

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

下中隋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名顧遂爲諸侯其以

亥降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

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出有人焉

周孝王使其子養馬於汧渭之澗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

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澗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

蔡不德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公。正義曰：本紀又云
來有子曰女附女昉生旁臯，旁臯生大几。大几生大雜
姓，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雜之妻。生子成爲適於是孝王曰：昔大
周之分伯爵，一為附庸邑之妻。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由侯
國爲大姬之嗣，則從申而來也。西垂常有國士，非子分
地，別爲附庸也。不紀直云伯舅爲群主畜，不云能知禽獸。
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信
之言也。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堯
葬猶云伯舅聲於語鳥葛盧音於鳥牛是伯舅知
之言也。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孔
子云：秦仲好國人美之，舅之愛風始作。正義曰：本紀又云
曾孫也。又云秦仲立十三年卒，王公伯立二年卒。生秦仲，是仲爲非子奉獻，是
侯族周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立大權，又云
夫也。三制云：子男五十至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知勝記言之等以其國舊大之子奉獻是

平侯之子。正當書字做稱字。駢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秦仲乃并詩
有德，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國者。附庸君例稱名號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
東侯之子。初興兵討西戎，以數周平王東遷。王城又以岐。襄公之時，故有詩。故
襄公之子。大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襄公之子。襄
是平侯之初，故同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爲諸侯。莊公已無禮。史河仲乃并詩
者。蓋追謚之也。遂橫有周西都宗畿，內八百里之地。公
正義曰：史記周平王之子。襄公生文公。於是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
長相距三十里。則周方八百里也。本紀云：

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此以東南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女以鄖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奉之東德之君復是何世爵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義曰地謂秦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此山皆屬雍州云荆岐既旅終南博物之野○正義曰秦境廣被之意於禹貢無此山鄭據時山之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至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為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滿已後出保西陲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大丘屬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為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久繫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人平陽今郡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雒之族止居西垂非子封為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雒之地即就大雒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獨言德公徙雍若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仲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中侯覩周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天子之紀以爲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十年卒子釐代立是爲康公此其后次也其詩則車鄰美秦仲爲秦仲詩也駟鐵小戎蓋葭終南也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繆公是繆公詩定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矣故鄭於五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声之事襄公列爲秦伯故兼蒙唐書之歌終南之詩追錄

先人車鄰駕轍小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音而有聲夏之聲故謂之夏声耳不山在諸夏追錄故稱夏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

好焉。

鄰本亦作隣又作麟栗人

疏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至

反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

疏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至

好焉。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国始大又有車馬礼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而得有此車馬礼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寺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樂句用樂必有礼是礼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先礼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国人最先見之故先言車馬雖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礼乐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又見其礼乐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於身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礼樂又重於侍御故先礼乐而後侍御此三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必知斷始大爲句者以駕鐵序云始命謂始命爲諸侯也即知此始大謂

車鄰有馬白顛

鄰鄰衆車聲也白頭的顛也。

疏

寺人內小臣也箋云苟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車至之令。正義曰此美秦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衆多其聲鄰鄰然有馬衆多其字有三顛之馬車馬既多又有待齒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傳鄭

此臣。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人令力呈反。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已不復言多也釋名云馬的顛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載星馬也。傳寺人內小臣。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興寺人別官也燕礼諸侯之礼也經云鹹左右正興內小臣

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昭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
之官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
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而知寺人非內小臣之官者毛鄭異人不以寺人爲內小臣之官也。巷伯所以知即是內小臣者以
言卦一繫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臣與寺人皆別明傳意
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
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長也。生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即是內
小臣之官也。箋欲見至此臣。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力令不主王命矣。鄭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拔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
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于位則
葬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礼之常也。

阪有漆隰有栗

樂也。間音闢樂
音各下文並同。
又如疏坂有至其耋。正義曰言坂上有漆木漆中生栗也。蓋老也。八十
上字下各得其宜以興秦仲之廟上。有賢君下有賢臣
樂孟坐而鼓瑟也。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閒暇無爲燕飲相
樂無有得樂之時。美秦仲之賢故人皆欲願仕也。傳坂者至
之朝仕而自學。若更之他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後於寵祿
曰溫正義曰釋地云下溫曰溫李巡曰下濕謂土地窊下常阴如冬爲溫也。又云坂者曰坂下者曰溫李巡曰坂者謂高峯山陁下者謂下濕之地濕也。箋既見至方樂。正義曰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瑟作樂必

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禮弓稱工尹商湯上其御曰朝坐
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耳
秦仲君室安樂或士亦與焉故作者羨之而願仕也。傳蓋
老也八十曰耋。正義曰耄老釋言文孫炎曰耋者色如土
鐵易離卦云大耋之旁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
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
正文也以士者七十致事仕者慮已之耋欲得早致事故以
自樂故知樂者謂仕焉逝訓爲往故知逝者謂去仕他國今
得明君之朝不仕而去是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謂年歲
晚莫不堪仕進在寵祿之後也。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賓

賓音黃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亡喪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正焉

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驥田結反又吐結

疏

驥

本子小學字

土字尤上之三

六

三章章四句至樂焉。正義曰作駟驥詩者美襄公也秦自
非子以來出爲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有
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君乃得順時
公始命爲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田狩之事
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猶則就於園中上二章園中事也調
音又沈又尤菊反樂音洛

駟驥異耳固者城養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
園者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開之力有圃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
靈臺云王在靈囿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
子在國北地宮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蓋近
而至附庸。正義曰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
之地然則始命之爲諸侯謂平王之出又解言始命之意秦
公爲附庸謂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爲附庸今始得命故言
始也本或奏下有仲衍字。襄始本直云秦始附庸也。駟驥孔阜六轡在手

驥驥

也箋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阜行有反驥力知長

之。公之媚子從公阜狩

阜大

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多。劉子曰：‘使君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之從公往狩，言棄公親賢也。○媚眉裏反

跡

獸作招不

入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每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以解時牡耳。傳拔矢末。正義曰言舍拔則拔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爲矢末。正義曰言舍拔則拔是放矢得正義曰王制云佐車上則石姓正猶注云佐車驅逆之車佐引非徒田僕所設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使驅逆之車佐引非徒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也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得禽之左而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徒驅通之車也逐禽由左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曰傳以拔爲矢末又辨爲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彊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爲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

于反乘繩證反

游于至駒驕。正義曰此則倒本末據音博舊言仲尼游于北園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閱習之矣於是之時調試輕車豈駕於籠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戒之也。此皆游於北園時所為也。轎由九反反音由齋盧端反轄拔驕反撥力驗反說文音火遏反霸本又作奮音力劍反歌不又作揭許謁反說文音火遏反霸本又作奮同許喬反輕道政反又如字下同象况廢反驅立遇反或丘

練以人騎

云輕車驅之之車也置駕於轔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戒之也。此皆游於北園時所為也。轎由九反反音由齋盧端反轄拔驕反撥力驗反說文音力劍反歌不又作揭許謁反說文音火遏反霸本又作奮同許喬反輕道政反又如字下同象况廢反驅立遇反或丘

游于北園四馬既開眉開

事遊于北園已試調習故今狩於囿中多所獲得也。傳謂之正義曰釋詁文。箋公所至之馬。正義曰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司馬駿馬天子馬六種諸侯匹種以隆敷遯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此說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君也。傳韜輕至駒驕。正義曰轎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餘與獸驕皆田犬非守犬也故辨之長喙短喙駒驕釋畜文李巡曰分別犬喙長短之名。駒輕車至所為。正義曰夏官辨獸車駕之車注云驅禽使前趨後逆蹄環之使不出圃然則田獵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田獵車駕之車注云驅禽使前趨後逆蹄環之使不出圃然則田獵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轄輕爲名且下句說大車是車體之而以轄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寸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

正義曰置駕於轔異於乘車謂異於彼王金象也夏官大車及

舊經解之注皆云駕在衡和右軾謂乘車之轔也此云轔

鑣則鸞在外鑣故異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輶和在軛。又大戴禮保傳篇文與韓詩異義。戴礼藏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釋詁云：哉始也哉。戴義同故亦爲始。釋訓云：暴虎徒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哀十二年左傳曰：國狗之齧無不噬也。則噬謂齧也。此小大初成始解搏筮故云始成之也。章首云游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晉也。

四驥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子焉於李子亦有詩。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寂外內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小戎王云：駕兩馬者矜居。登反夸苦花反樂音洛。又音岳。

蹠

至君子。○正義曰：唐元年公羊傳曰：葬立之會。桓公薨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何猶

作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若女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反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力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蹇矜夸大。○正義曰：唐元年公羊傳曰：莫若我此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爲夸大之義也。

小

戎僕收丘孫涼軛

小戎歷鍊也。梁軛，軛上句衡也。一軛五

束東束有歷錄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僕，箋淺反。收

如字。檠音木。本又作檠。歷錄也。曲轍上東也。軛，步留反。轍之忍。反歷錄一本。

作歷祿。向古疾反。游環，駕。陸軛，塗續。游環，勒環也。

以禁其出。駕，軛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驅之入。捨，執在軛前。垂軛上，塗續白金飾。續，軛之環。○驅，木亦作駕。起俱反。軛音作。

銅鑄音沃。舊音惡。續，韻如字。禁錮，屢反。斬環居觀反。本又作。

南史云：舊本皆作斬斷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

外繩貫之以止驥之山左傳云如驥之有斬居輿反無取於

直畧反又丁畧反

也。禦魚弓反。慎或作慎。義亦兩通。拘於檢反處昌慮反序

威音式本亦作式

文茵暢轂駕我騏馬

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

驥驥文也。左足白曰驥。怒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

因文茵以虎皮爲茵茵車席也。暢勑亮反。轂音谷。騏音其馬

之樹反。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斐云言我也。念君子之生溫然如玉。玉有五德。

其君子。

疏

小戎至心曲。

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妻

其板屋亂我心曲

則心乱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詞也。蓋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其馬

子。

疏

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凌侮其軫矣。只五節崇詩

歷錄此乘朝使有文章矣。貫驂馬之外轂則有游環。以止驥馬之內入。墮板之前又有皮勒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

燒皮文章之茵幕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

驥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止驥代戎車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

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喪

其處也。今乃遷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傳小戎至歷錄。

正義曰云車兵戎威

之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

之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

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取歛所載故名。又軫者

之橫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軫者上之前後兩端

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取歛所載故名。又軫者

大車之轄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故謂之長轂者。工
記云。輿人爲車輪。崇車轂。衡長參加。一參分車廣去一以
爲塗。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
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轂至後轂。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
車牛服二。何有參分。村之二注云。六車平地載任之車。
長八尺謂轂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轂至後轂。其深八尺。云。大
車之轂。其之爲淺。故謂之淺轂也。人之升車也。自後轂之入於
車內。故云。言之名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
輿深玄謂讀如邃宇之邃。是轂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轂也。
謂之朝轂也。貫兩驂馬之外。轂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轂也。
游環至續韁。正義曰。游環者。以環貫游左。上故。
謂之朝轂也。貫兩驂馬之外。轂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轂也。
於衡後繫於轂。當脈馬之外。轂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轂也。
謂之朝轂也。貫兩驂馬之外。轂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轂也。
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摸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
板之上。今駕馬之引向。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
服而已。駕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韁。以引車。故云所以引出太
子田云。兩眼齊盲。兩驂馬行。明駕馬之盲。不與眼馬齊也。
十四年左傳。称庚公。差追衛獻公。射兩韁而還服。云韁
車輢也。兩輢又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
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己之御六。兩韁將絕。吾能止之。駕而
兩轂皆絕。是轂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韁也。釋器云。白金謂
銀。其美者謂之鎔。然則白金不名鑑。言鑑白金者。鑑非白
金。名爲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三銀也。
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駕馬之小轂。責之游環。前郤
無定處也。駕馬服馬脊也。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也。也。
所以引車也。鑑沃也。治白金以沃。鑑。鑑也。鑑。鑑也。橫木
所引。車輢。游環。至之環。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爲驂馬設之。故名
毛。冀出止。八之意。言所以禁止駕馬也。輢。續。訓。吳。環相
上。魏故知垂朝上。謂陰板垂朝上也。輢。續。訓。吳。環相
名云。苦。車中所坐也。輢。虎皮。有文采。故知。輢。虎皮。正義曰。齒者
上之櫛。用皮爲之。言文齒。則皮有文采。故知。輢。虎皮。又云
名。白。色作綦。文釋名云。馬後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
足。白。曰。驪。左足白曰驪。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
名。長。意亦同也。《管子》言我至五德。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
義云。君子比德於焉焉。溫潤而澤仁也。續密以栗。知也。廉而

不廟也。垂之如墜札也。享戶旁寢信也。即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有五德也。說文又云叩之其声清越以長其終謳然樂也。暇不揜瑜渝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智高五者人之常故率五常之德言之耳。○傳西戎板屋。一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龍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云在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二義也。○傳西戎其要在家恩之故知板屋謂西戎伐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要在家恩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四牡九臯六轡在手駕馬是中馬。驥驥良駒。兩駢丸。駢音留。駢古花反。駢不文作驥。力驥反。非反。龍盾之轡。轡以白金爲飾也。轡轂於軾前。○盾。頓允。又音允。鰻古亦反。轡音紩。內也。溫其在邑。在敵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疏。四牡至念之。正義曰比國人李馬之善云。我房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言念君子。變云。方今。黃驥則在春秋。赤驥則在內春。黃驥則在內秋。白驥則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駢。字子駢。是有駢乃成駢也。傳龍盾至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轍於車上。故云中中。脰驂兩驂也。正義曰。盾以木爲之而謂之龍盾。則是畫龍於盾也。傳龍盾至所載之以爲車轍也。言盜以鰻轍謂白金飾皮爲鰻。亦所以制馬之古。今之隨逐人。意勝馬欲入則偏於脰驂內。轍繫於軸前。其繫之处以白。

金爲棧也。棧馬四孔羣九弓鑄蒙伐有戈。

棧猶四介馬也。孔其

也。公三隅矛也。鐸鐸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死文貌。箒云。僕淡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平也。甚羣者言。系調也。蒙盾也。討稱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僕伐。○僕駟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僕駟。公音求。鐸徒對反。舊徒猥反。一音斬。說文云。予載下銅鐸伐。如字本或作斬。音同中干也。介音界。甲也。鐸徂寸反。又子遯反。札劄入反。僕莫江反。

虎轔鏤

鞬父韞二弓竹門繩膝

交韞交二弓於韞中也。閉鑿銀

綑膝約也。娶云。錢膺有刻金飾也。○韞勑亮反。下同。本亦作暢錢。魯豆反。膺於澄反。閉悲位反。鄭注周礼云。弓繩。曰秘弛。則縛於弓裏。備頭傷也。以竹爲之秘。音悲位反。徐邊惠。反一音必結。反繩古本。反膝直登反。鑿息列反。

言念

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至

疏。僕駟至德。扶扶育知也。

麥云。此既閑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厭於盪。反扶陳乙。反知音。智本亦作智。音。正義曰。此國人夸兵甲之善。言我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基調和矣。三隅之公。矛以白金爲其鐸矣。繪畫雜羽所飾之旨。其文

章有苑然而美全。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錢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韞二弓於韞之中。以竹爲門。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此。以此伐戒。宣

哲。則有不克諸乎。反言婦人。頗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不知其德。音遠。闇如此善人。今乃又供軍役。故閑念之。○傳

以復而至文貌。正義曰。僕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爲駟馬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也。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

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披甲也。孔甚釋言。文公矛目。鈞取其鐸。此平底曰。鐸。跃其鐸也。曲禮曰。進伐者。前其鐸。後

利類相明。非訓爲鐸也。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爲討。羽謂畫雜鳥之形。以爲盾飾也。夏官

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橹之屬。其名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看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瘞。弥建

大車之輪。而蒙之以。下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施是文貌。○蒙。僕淺至。僕伐。

正義曰。箒申明。僕駟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之淺。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

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左傳及旄丘言狐裘蒙革皆虎蒙同音周礼用牲用王言虎者皆謂雉邑故轉蒙爲虎明虎是離羽畫離羽之文於伐故曰虎伐傳以蒙爲討箋轉計爲虎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傳虎虎至膝約。正義曰下句云交轍二弓則虎轍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皮轍爲弓室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則膺是臂也錢膺謂膺上有錢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若今之腰带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樊讀如盤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渡之帶與膺異也。交二弓於轍中謂顛倒安置之既久記說在之明器之弓云有韁注云韁引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記者說文云纏繫也謂置弓韁裏以繩纏之因名韁爲纏弓人注云纏弓韁也角長則送失不疾若見纏於韁矣是纏爲繫名也所纏之事即綰膝是也。故云綰繩膝約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轍中也。箋錢膺有刻金節。正義曰羶器說治器之名云金謂之錢故知錢膺有刻金之節。市車云金路樊纓丸就同姓以封則其重尊矣此謂兵車之節得有全飾膺者周礼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爲名不由膺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爲名不由膺者周礼玉路金路柔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鉤膺知此鑄膺非金路也。○傳獸厭至有知。○正義曰釋訓云獸安也秩用知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疏卷第六

六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六之四

四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兼葭刺衰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秦處周之舊士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嘗周之禮法故國人宗服焉○蒹葭上古語反下音加拂皮奇

反一曰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禮以教之禮君爲國之本未能用周禮則將無以固其國焉故刺之也經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兼

葭蒼蒼者露爲霜

興矣云棄巖在衆草之中蒼蒼然露盛至白露凝矣爲霜則成而黃既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

服○兼

葭蒼蒼白露爲霜

伊也棄巖歲盡也蒼蒼露也白露凝矣然後事與國家時體然後

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音兼

一方假渝以言遠○繫於美反

溯洄從之道阻曰長伊誰也一方難至矣箋云

游從之宛在水中安

中音反

之草蒼蒼然雖盛未嘗爲用

逆流而上曰遯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

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也○宛軒

阮反本亦作宛見以鼓反

必待白露凝矣爲霜然後望富

中音反

之草蒼蒼至中矣○

民雖衆而未順德教必待周禮以成之

中音反

以學順道來

得興今襄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

中音反

以學順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

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

中音反

一憂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而往終之則道

陵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

中音反

禮樂之內則無得人直終不可

至若順流而往終之則宛然在禮樂之內然則恭禮必不

中音反

禮治之則成而黃矣以興衆民之疆者不從襄公始今雖以不可

屈服若得周禮以教則衆民自然服矣勿用周禮當得知周

中音反

禮之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有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論

以言遠既言此人在水一邊因以水行爲喻若逆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溯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今襄公敬順求知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傳兼葭至後賦○正義曰蒹葭蕪蕪韓崇曰兼似葦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機疏云蒹水草也聖寶牛食之令牛肥疆首徐州人謂之蒹充州濟東浦詔也綜議說養之義下章未歸謂露未乾爲霜然則露歸爲霜所如乾燥然故云霜序爲霜序○章之意以爲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白露與安蒸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歲成草可以爲曲簣亦歲事也六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華已成此云白露爲霜然後歲事成猶以其霜降成喻詩禮則國始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爲霜則物不成喻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箋蒹葭至則明○正義曰箋以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箋蒹葭至則明○正義曰箋以序云天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禮勤民則服○傳伊雖至難至○正義曰伊雖

釋詁文傳以詩刺禾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流謂淮是得人之道在大水一方箭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用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力以求所求之物喻用以求得人之道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立水之一方一方一難至疾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於道也○箋督至言遠○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禮教民則民服此經嘗是告君宋賢人使之周禮也夏傳以箋伊人諾謂是周禮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湍流帳流喧謠順皆求賢之事一舉水傍下云在滔在埃泥其居水傍也○傳曰遂流至以至○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溯洄澘澘而下曰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是其異人獨水也此謂謂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人之道不可至上言得人之道在水一方下向言水中央則是行未渡水禮自宋水內故言順禮未濟言之漢以伊人爲无禮之人故陽晦以爲來賢之事○傳順禮未濟道來逆之○正義曰本末齊作求齊義亦是也

蓋猶蒼筤也晞乾也箋云未晞未
鳩霜○淒本亦作淒七矣反晞音希
言見日則乾故知晞爲乾也彼言露
言白露爲霜則此言未晞謂夫乾爲
未爲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傳晞乾○正義曰
基露云匪陽不晞
露尽乾此篇上章
被異故箋云未晞
○謂首眉
又音檢

跡傳眉

釋山云重巒陳陳屏山之岸也

水爲澗澗草交際之處
岸水是水岸故云水
也蓋云牛者言其難至

卷之三

從之道而見跡

跋升坂。躋本又作躋。七等云并者，

子西反。逆

游於之鄉有刀中

張直戶反

周易曰辟小云小是小也言小者者兼

都邑皆水中之洲川大
葛采采自露露未已

異也以君子處

新編古今類聚卷之三

之漢

沃星山

溯洄從之道阻

右山其云也箋
云右者言其迂
且

卷之二

卷之三

故知右謂出其右也

此議道雖美實不切石正與相當行則易到

少乃出其右而
廻出其左亦

是難至也

錢云右言其汙其與以止爲齋

湖游從之宛

蒹葭三章章八句

卷之三

揚州曰梅重寶楊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錦衣采色也

狐裘錦衣以裼之○朝直邇反視星歷反

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

其君也哉

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用言赤而澤也

字韓詩作迺音撲各反迺褚也韋之丹如純瓦又鄭序本亦作厚字漬辭賜反跡議曰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褚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以盛德之故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莫不宜也既戒令脩德又陳其美以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向所行乎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容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之度也哉○傳終南至不宜也正義曰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大是爲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限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稻山稷李也曰山領一名梅楣也孫炎曰詩云有梅有蕚指也郭璞曰今之山嶽也梅楣釋木云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襦鄒璞曰以杏實置墻

機蹠云指今山嶽也亦如下田機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濕又可爲棺木宜陽共此山多有之梅蕊皮葉以豫章豫樟葉大加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葉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綈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通故亦有柵也○傳錦衣至之服○正義曰錦者織采爲文故云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加襫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之相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爲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服可故信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爲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褐之引王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若然鄭於方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寢裘云素衣諸侯視之服禮云公側授宰下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寢裘裘

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麗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麗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紀墓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築

云事也

堂也則高大之山所

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

疏

傳紀基至如堂○作既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

堂牆李斯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

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

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

疏

傳黑與至之繡

疏

正義曰考工記繢備讀之繡○繢音弗

黻衣繡裳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八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疏

傳黑與至之繡正義曰考工記繢

佩玉將將壽

孝子

牛反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良也

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依是

詩也

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

才容疏

死○行戶郎反下皆同鍼其廉反徐又音齒從死上

反一

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憂

云子車秦大夫也殺人以葬喪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

人故立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有爲之此不刺康公

非後主之過故箋辭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

若不安則移輿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

止于棘

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特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

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

交交金魚鳥

誰從穆公

子車奄息

子車氏奄息名箋云

維此奄息百夫之特

乃特百夫之德箋云

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薨也箋云

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爲

之悼慄○端之端反

栗音粟曠苦界反謂塚壙中也

良人

殲尽良善也箋云言彼蒼者天順之

如可贖兮

不可贖也箋云如彼蒼者天順之

百其身

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惜善人之甚毛以爲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

如可贖兮

蹻

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

如可贖兮

樹又音

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謙從穆公死乎有子寧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

人哉乃昇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秦人參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尽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兮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

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慄乃懼之百寧一人百死代之鄭以爲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寧若不安則移去以興臣仕於君以求行道若不行則

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傳交交至其所正義曰黃鳥小鳥

也故以交交爲小貌柔毫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

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爲往來狀也以此哀三

意正義曰箋以鳥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博也以鳥止

木喻臣仕君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出

於君之本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留之道則不當

使之從死傳子車氏奄息名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爲字者以

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鍛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傳乃特百夫之德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傳端端懼正義曰釋訓文

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六年車仲行

箋云仲行字也

維

此仲行百夫之防

防守也箋云防當也言此一人臨

其穴惄惄其慄彼蒼者莫威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楚誰從穆公孚車鍼虎維此鍼虎自夫之禦魚呂反注同臨其允惴惴其慄彼蒼者天興我良人如兕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志穆公之業始棄其賢焉

興也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也北林林名也先君謂穆公。穆說

枝作駛尹橘反疾飛貌字林于叔反鷗字又作驅之然反草木疏云似鷗青色說文止仙

之心中欽欽然箋云言穆公始

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

今則忘之矣箋云此以穆公之意責

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

疏駛疾至實多。

正義曰駛然而疾飛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思

如何如何云以我實多

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憂

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

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子忘我之功業實大侈也

穆公招賢者是彼賢人

能招者是彼穆公由能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本

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憂

在心欽欽然唯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

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子忘我之功業實大侈也

疏

唐樂木至虎豹。正義曰釋木云操其實株孫炎曰操實稼也有稼

名草木疏云駿馬木

名梓榆也俗音擣

樂木也駿如馬俗牙食虎豹。姜云山之操隴之駿皆其所官

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操盧欽反駿邦角反獸

樂木也。秦人謂柞木爲柞河內人謂木蓼爲柞

或曰木蓼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吳方土之言柞木云

柞木也。陸機疏云其子房生爲棣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

木也。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駿如

白馬黑尾倨牙音加駁食虎豹然則山獸名駁而已言大
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此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
陽有樹棲背山陽之木相配不宜擷皮青白駁肇遙視似駿馬故謂之駿馬下章云山有苞棣
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參傳不然未見君子憂心靡樂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樂音洛

山有苞棣隰有獨棣唐

棣也棣赤羅也。棣音悌悌音謀或作遂

疏

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釋木云棣赤羅郭璞云今楊棣也實以梨而小酢可食

陸耳一名鹿梨一名舅梨今人亦種之極有媲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

好呼報反下注同攻古弄

疏

無衣

不與民同欲焉。好攻戰也秦人刺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其好攻戰也萬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者萬生以君好戰故國人多喪若倒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同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所由由好攻戰而不

豈曰無衣與

子同袍興也袍蕩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矣

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

袍乎言不與民同欲。抱抱

王子興師脩我戈矛與

子同仇

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之刺其姪攻戰

仇音求長直亮反又如字下同

疏

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徂

其姪攻戰

仇音求長直亮反又如字下同

疏

豈

至同仇。毛以爲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與百姓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或負恩好以與朋君能歸私恩者予與子同袍同矜而抗凶而往征之由上而百姓皆自憇謂此樂從征伐今康公不與百姓同篤恭子與師而自保攻戰莫不見也。鄭以爲陳公平常之時。豈若信曰。彼臣雖無百善而過也。而唯同欲故刺之。博徇盡至其死。正義曰。袍謂卿吉文玉藻云。鑲爲縫綉爲袍。法云。名百著之里。多也。猶著有異名。制度是一故云袍。縫也。既以此而異矣。又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故也。王肅云。豈君子無衣。中架有疑。陪參其子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雖以死如朋友爲戚然則士卒衆矣。人君不可皆以同依而廣。而不可據民自以此刺東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子。克是述東公之意。謂民自共共袍者以仁者在上。協民飢寒知莫有無。救其國危政而同裕以爲辭。百姓皆敵望漏庶之共袍也。姜子。襄垣直

仇匹。正義曰。戈長六尺六十考工記。匱人丈也。記天云。首尺八寸也。予長二丈謂酋予也。夷予則三尋長二丈四尺矣。記丈云。攻國之兵用姁守國之兵用長。此言姁師以伐人。國諭謂之。二丈之矛非夷予也。又解稱王于姁師之意。天下百道禮。諸侯不得專。姁用兵族。罪不齒。王命自將。故此也。既以姁公之言陳其號令之辭。則其閭門也。左傳文易傳者以上二句。爲姁公之意。天子夫喜出師。王臣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掩左傳於廟天子夫喜出師。王臣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掩左傳於廟天子夫喜出師。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在位。是王者之法。讀以王爲言耳。舊本此論

詩文大意

豈曰無衣與

王事

詩

列反近附近之近汚音烏。又衍繕之汗堵古口近。吳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一溝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

譚如字說文作。譚云。舊也。

疏

衣之故易傳爲襪說文云

辟袴也是其蔽衣也

汗

始也

襪是袍類故論語

注云蔽衣袴

襪也

考工記廩人

支常長丈六

疏正義曰車載常

車載常也

王子與師

脩我才戰與子偕行

行往

甲兵與子偕行

也

脩我才戰與子偕行
甲兵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渭陽音謂水名水北

日陽麗本又

疏

渭陽二章四句

作麗同力駢反難方且反六音秦

疏

三是一詩曰正義曰

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贈送文公至於渭水之陽思念母之不見舅歸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文公爲太子舅歸送文公至是之時恩慕深極及其即位爲君恩慕生又要二女於武大戎猶姬生重耳小亥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妾也僖四年傳穆姬歸申生申生自殺之母爲文公妾也僖四年傳穆姬歸申生夷吾是康公使寺人披伐蕪直日奔罷是文公謂驪姬詩申生申生自殺又著二公子曰皆失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穆姬之母爲文公妾也僖四年傳穆姬歸申生夷吾是康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穆公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子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穆公麗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若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爲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有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爲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漏譯爲舅氏秦康公以三十一年卽位文

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出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遇

武之事也。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爲念母而作詩

於亭子言

我送舅氏日至渭陽

母之兄弟曰舅姜云渭水之上秦是時都離至

渭陽皆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南。正義曰陳贈送遇

地。寡於用反縣名今屬扶風

瞻送也乘黃四馬也

疏

傳母之兄弟曰二云。正義曰親

乘繩證反注同

疏

文孫淡曰屬之信舊薄長之稱。

蓋渭水至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渭晉在秦東行

此度謂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也

咸陽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

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我送舅氏以從夜我思何以

贈之玉佩

息嗣反瓊古四反

疏

傳瓊至次

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珮是美石之名也。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難用此贈晉侯故云瓊珮是美石矣。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過或與已瓊珮食之並而為瓊珮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吾之至宴而卒服喪云聲伯惡瓊珮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珮是贈死者也。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裝禮飯含用玉始無終

聲伯惡見食

之皆惡之耳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

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

無

也

疏

權與音餘。正義曰作權與詩者刺康公也。康

公

志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節與賢者交接有始而

無

也

疏

正義曰作權與刺康公也。康

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

始而無終

事

疏

正義曰此述賢之章。其意勤勤然。正義曰此述賢

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瓦屋字具也食我音嗣注篇中同

夏大也

疏

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夏設禮

食其食我纔足耳

於此至權與。正義曰此述賢

始若於我賢久乎重設饌食禮

疏

正義曰此述賢之章勤勤始於我甚

富也。至於今日

之禮意疏薄設饌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

盈餘也。干嗟乎此君之行不能半繼其始以

其行無終始故

正義曰此述賢之章勤勤始於我甚

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夏設禮

疏

正義曰此述賢之章勤勤始於我甚

今也每食無餘

權與。正義曰此述賢

始若於我賢久乎重設饌食禮

疏

正義曰此述賢之章勤勤始於我甚

富也。至於今日

之禮意疏薄設饌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

盈餘也。干嗟乎此君之行不能半繼其始以

其行無終始故

正義曰此述賢之章勤勤始於我甚

于嗟嘆之。○傳夏大正義曰：禮詁文。○箋屋具至勤勤然正義。屋具釋言文渠渠膳勤勤言設食既具意又勤勤也。

累程翻之依說官室之美云。夏至渠玉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卒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酒下草席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為五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且顧雅屋其正訓此故知謂禮物大具。傳承繼也。權輿始。正義曰：承其子是繼嗣故以子為權輿始。正義曰：子為繼嗣故以子為權輿始。正義曰：子為繼嗣故以子為權輿始。正義曰：子為繼嗣故以子為權輿始。

每食四簋

傳四簋益至稻梁。○簋音軌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容升二升也易指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為日日葬圓

疏獻正廣三而成獻昭三年互博云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升二升也易指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為日日葬圓

巽爲木不器圓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正義曰：簋則董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

畜黍稷六首又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宰夫膳稻于深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稱梁者以簋秋官掌客注云簋稻粱器也。簋

黍稷器也。然則膳梁當在簋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

每食四簋釋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焉。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梁。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梁。公食六夫之禮是王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

梁在簋。比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梁在簋。公食六夫之禮六簋尚有稻梁。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附釋肯毛詩注疏卷第六

卷之四

